

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非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摩洛哥] 法提姆·哈拉克 著 周瑾艳 编译

内容提要 21 世纪初，伴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这是国际秩序发生的重要变化。在世界秩序调整与变动中，非洲大陆以持续强劲的经济增势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从非洲自身发展看，多极化世界为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如非洲经济正在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一步融合，非洲矿业对外资吸引力增大，非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参与度加深，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助力非洲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在农业、矿业、工业、基础设施、地区一体化、对外贸易与投资、对外援的管理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这需要非洲国家各个层面加以应对，其中社会科学学者可以通过研究与讨论，为非洲把握发展机遇、应对挑战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 多极世界 非洲发展 社会科学家

作者简介 法提姆·哈拉克 (Fatima Harrak)，非洲社会科学发
展理事会主席、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非洲研究院 (the University
Mohamed V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教授。

译者简介 周瑾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07)。

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或者说第三世界的崛起，无疑是 21 世纪初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变化。这种转变的影响力开始作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

* 本文根据作者 2015 年 6 月 29 日在里斯本召开的第五届非洲研究欧洲会议 (ECAS) 上的总结发言修改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编译者在遵从作者原文语意基础上，对论文第二部分小标题及正文语序略有改动。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学术观点。

系和国际关系。然而，由此带来的国际新秩序的新特征虽潜滋暗长，但目前尚未十分明朗。

世界格局是多极还是单极？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 O'Neil）2011年在他的“世界需要更好的经济金砖国家”（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一文中首次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这个缩写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个“新兴经济体”。他认为，上述四国是“世界经济未来的未来”。他的判断主要基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尤其是考虑到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及战略性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后来，由于南非的加入，“金砖四国”变化为“金砖国家”（“BRICs”中的小写“s”变成大写“S”，即南非）。事实上，“金砖国家”是在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不景气的情势下出现的，这些国家的发展活力可期可待，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集团。

起初，“金砖国家”定期召开领导人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议题，涉及气候变化、货币篮子、现代化、基于创新的进步等等。后来，金砖国家会议议题愈加广泛，逐渐开始在“热点”形势、涌现的国际冲突、国际机制改革等议题上发声。^①

^① 经俄罗斯倡议，金砖四国于2006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此后每年依例举行。截止到2016年底，金砖四国及后来的金砖国家共举行了8次领导人会晤。2009年6月，中、俄、印、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主要就国际形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金砖国家对话合作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10年4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巴西利亚举行第二次会晤，主要就国际形势、国际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事务、气候变化、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011年4月，中、俄、印、巴、南五国领导人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国际经济金融、发展、金砖国家合作四大项议题。2012年3月，五国领导人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讨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议题。2013年3月，五国领导人在南非德班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就世界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治理、金砖国家合作、加强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2014年7月，五国领导人在巴西福塔莱萨和巴西利亚两地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此次会晤是金砖国家第二轮领导人会晤的开局之作，讨论了金砖国家未来合作规划，并就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重大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五位领导人见证签署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协议。2015年7月，五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乌法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围绕“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主题，就全球政治经济领域重大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2016年10月，在印度果阿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主题为“打造有效、包容、共同的解决方案”。——译者注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集团,标志着美国“单极时刻”的中止——如果不是美国单极世界的终结,即美国霸权、声誉和权威的相对衰落,那么“金砖国家”的联合就不可能在发展中世界受到谨慎的欢迎。“金砖国家”被视为各国家间互相尊重各自文化和历史特性的创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

由于“金砖国家”代表了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4个大陆的人民,并努力推动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它们迅速成为被热烈讨论的对象:有些人认为金砖国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派,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三巨头”(萨米尔·阿明创造的术语)^①的次帝国主义代理人,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金砖国家的出现被视作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萌动。

事实上,金砖国家在某些国际冲突中的立场、在对重构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以及创建世界舞台新结构的努力,正在间接地导致“帝国主义三巨头”力量的衰弱。但这没有使得金砖国家或其他新兴国家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相比于反对帝国主义社会思潮,地缘政治因素得到新兴国家更多的关注:金砖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如何?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金砖国家与南方的非金砖国家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如何处理“增长率”这个变量——这正是金砖国家“存在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金砖国家由于经济衰退的延续或者加深,正在变得畏缩不前。

的确,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一个正在重新塑造中的世界,这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状况大不相同。然而,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发展得如此之快,并且以如此不同和不确定的方式呈现出来,以至于无法保证足够的稳定性以让我们确信“多极世界”已经到来。

但是,对于正在塑造中的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有很多推测。对于世界银行及其前行长(佐克利)来说,21世纪见证了全球经济的多极化。“第三世界的概念”和“七国集团领导人炉边谈话的旧世界”都不再适用了。

^① 埃及的萨米尔·阿明将美国、欧洲和日本称之为“帝国主义三巨头”(Triad)。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新型集体帝国主义通过垄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控制全球,维持统治地位。萨米尔·阿明目前担任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第三世界论坛主席,是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全球化问题专家,著名经济学家。他运用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思想等理论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译者注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在2013年召开的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之前的发言中就宣称，“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时期，是新兴市场提供了继续前进的经济动力。当下的多极世界已经被证明是充满力量的，正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为多极世界提供了经济活力。”^①

对于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学者和官员来说，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权力均势已经改变，上述情势正在促进期待已久的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因此，新兴经济体欢呼21世纪标志着多极世界的诞生，所有文明都将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在美国和欧洲学者、专家中几乎达成共识，美国和八国集团的实力在削弱，新的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他们认为我们距离多极世界还很遥远。对他们来说，美国仍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亨廷顿常常创造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时尚词汇，他将我们生活的世界描述为“单级-多极”（uni-multi-polar）。他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但也不意味着多极；世界是“单极+双极体系”。因此，亨廷顿否认“十字军东征”的乔治·沃克·布什在其“单极时刻”的荣耀。

这一特别的亨氏规则并未流行起来；我们还有其他不太成功的规则：“选择性多极”（军事上的双极、经济上的多极和道德上的多极——但西方国家的道德权威受到质疑）；“多层级、文化多样的多极”（双层级的结构，以美国和中国作为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则主要是区域性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日本、欧洲大国以及其他二十国集团国家）。

然而，只有极少的美国和欧洲学者和分析家敢于宣称“后西方多极世界”的到来。“后西方”是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活动的核心正在从西方转移，“多极”是因为西方不再具有统治世界的财政手段。这一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国以7000亿美元贷款拯救了华尔街。对这些分析家来说，“单极时代”当然已经终结了。

^① 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于2013年6月5日在东京大学的演讲，参见非洲开发银行网站：<http://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Generic-Documents/2013-06-05-Tokyo-20-Africa-Economic-Transformation-in-a-Multipolar-World.pdf>, 2016-10-18。几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世界经济展望》中也做过同样的判断。

但单极时代真的终结了吗？今天，当我们观察世界各地的大量危机和热点事件时，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由“西方力量和其他力量”组成，但西方的风格已经从“大男子主义”的单极转变为“精巧的”、“冷静的”单极。笔者希望这个转变能够使我们逐步迈向某种形式的多极化，西方仍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是作为霸权，而是作为联盟的建设者、权力的协调者与平衡者。

在多极世界实现之前，尽管“资本主义三巨头”相对衰落——或者正因为其重要性的相对下降，他们将继续部署所有的经济、财政和军事手段来延续其统治地位。

非洲在世界秩序重建中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非洲大陆曾经饱受伤害：忍受400年奴隶贸易^①带来的苦痛，遭受殖民者的入侵与统治，被西方列强任意瓜分、划定国家疆界。即使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它们的自然资源也长期被掠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国家为破解经济危机困境，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改革方案——政治上实行多党民主，经济上推行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产业私有化为特征的《结构调整方案》。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的讲话仍然环绕在耳边：“非洲的悲剧在于非洲尚未真正进入历史。非洲农民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说着同样的话语。在这个万物不断重新开始的想象世界，并无人类冒险和进步概念的空间。”^②

这是来自不太遥远的过去的声音！确实，不到十年前，非洲的欧洲伙伴们已“厌倦非洲”，称非洲为“没有希望的大陆”。^③令人惊异的是，今天，

① 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从撒哈拉以南非洲掳走大批黑人，将其远程贩运到美洲各地。奴隶贸易延续4个世纪之久，使数亿非洲人丧失生命，给非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是非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译者注

② 参见法国总统萨科齐2007年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演讲：<http://www.jeuneafrique.com/173901/politique/france-s-n-gal-extraits-du-discours-de-dakar-prononc-par-nicolas-sarkozy-en-2007>, 2016-10-18。

③ The Economist Web Article, “Hopeless Africa”, <http://www.economist.com/node/333429>, 2000-05-11。——译者注

同一个出版物却在赞扬非洲是“跃动的雄狮”，庆祝“非洲崛起”，欣赏“有活力的非洲市场”，认可非洲是“投资者的增长机遇”。^①

那么，从“非洲悲观论”到“非洲乐观论”是因为非洲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种对非洲发展前景的研判主要是基于非洲大陆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在过去的十年中，非洲经济以超过其他地区的速度在增长。具体来说，出口蓬勃发展，出口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外商直接投资比上一个十年增长6倍（这里还包括其他绿地投资的指标）。

非洲经济的良好表现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参与。21世纪初，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化不仅为非洲带来了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也推动了更有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非洲受益于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日益增强的联系，特别是持续增长的中非贸易额，使非洲能够部分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有助于非洲经济强劲复苏与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非洲大陆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在过去十年增长了9倍，但同时期非洲地区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出口份额从70%下降到50%。^②非洲还吸引了金砖国家大量的投资，其主要来自于中国，但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贡献也在变得更加重要。

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情况发生在美国经济和财政复苏仍很脆弱的时期，而欧盟——仍是非洲最大的市场和援助提供方——正处于紧缩和低增长的周期。

具体而言，在多极化世界的变动中，非洲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主要包括：第一，非洲经济正在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进一步融合。第二，非洲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在驱动经济增长，吸引外部投资。第三，随着世界经济的中心向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转移，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有助于提升

^① The Economist Web Article, “The Hopeful Continent: Africa Rising”,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1015>, 2011-12-0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Lions on the Move: The Progress and Potential of African Economies*, US: McKinsey & Company, 2010; The Economist web article, “Africa Rising: A Hopeful Continen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2377-african-lives-have-already-greatly-improved-over-past-decade-says-oliver-august>, 2013-03-02. ——译者注

^② “Africa Trade Potential: Export Opportunities in Growth Markets”, The Technical Pap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2012, <http://www.intracen.org/Africa-trade-potential-Export-opportunities-in-growth-markets>.

非洲的话语权。第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为非洲直接应用新技术和“跨越”发展提供机遇。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还要面对诸多重要挑战：第一，在贸易与投资领域，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与欧洲、美国互相交融，非洲面对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继续减缓造成的影响时仍很脆弱。因此，非洲国家应寻求贸易伙伴多样化，并与更广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联系。第二，在农业领域，非洲国家需关注“土地被侵占”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由于外资对农田的投资会有利可图，政府需要对投机性的活动和非洲小农户的被迫迁移风险保持高度警惕。第三，在采掘业领域，目前，跨国公司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聚焦于能够快速产生盈利的矿产资源开发领域，特别是石油和其他珍贵和稀缺的矿种。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跨国公司主要采用对矿产品的初级采掘，而鲜有在当地进行矿产品加工的情况。这种类型的矿业合作会令非洲陷入低附加值生产的境地，生产力的增长空间不足以支撑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创造就业，且难以带动当地市场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第四，在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的薄弱仍是非洲经济增长的瓶颈。非洲的传统发展伙伴常常忽视基础设施融资，认为很难开发出援助支持下的公私联合融资的好模式。中国和非洲开发银行在这个领域已做了很多，但还可以做得更多。第五，在教育与地区一体化领域，前者的发展会为生产领域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而后者的发展则会为非洲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提供便利条件。这些都需要建构更深、更广的公私合营伙伴关系。第六，在工业化领域，非洲与欧盟签订的《经济伙伴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同美国的《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中的歧视性贸易安排，将继续损害非洲的工业化发展和相关第三产业活动。非洲国家应在重新谈判这些贸易安排时，维护经济主权，并努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扫除障碍。第七，在发展援助的管理领域，虽然近年非洲国家已意识到国家对援助依赖性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总体看非洲仍然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依赖援助。考虑到传统援助方经济状况的局限性，非洲国家应更有效地使用无偿援助或优惠性贷款，更有力地动员国内资源。

因此，尽管非洲经济在过去十年表现良好、未来前景乐观，但仍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当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质量时。确实，非洲很多国家正变得更加富有，但整个社会部门远远落后。非洲国家在实现十年快速经济增长之

后，仍有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线之下，^① 财富不均更加严重，太多的儿童在挨饿，太多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政府未能将增长的财富浪潮转变为最边缘的公民的发展机遇。享受医疗、教育、水资源、卫生设施的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国内民众的贫富差距，普通农民也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增长。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庆祝所有人获得社会发展层面的持续改善，那么我们对“非洲崛起”的欣喜与祝贺是充满缺憾的，也是不完整的。

除此之外，武装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武装冲突造成非洲大陆的持续不稳定。将众多的军事政变、分离主义运动、恐怖活动或全球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认定为“低烈度冲突”，既不会减少这些冲突的不稳定性，也不会降低这些冲突对非洲大陆发展努力的损害。

因此，2010 年底以来已经席卷北非和西亚的广泛和快速传播的青年抗议浪潮从非洲开始毫不奇怪。正是突尼斯这个北非国家点燃了“青年抗争”的第一个火花。我们不要忘记，动乱前的突尼斯有着令人惊羡的经济记录和出色的增长指标。这些发生在整个非洲乃至世界各地蔓延的社会动乱，是为了谴责政治和经济制度只服务于既得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有这些动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表达民众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愤怒、对青年失业的担忧、对腐败和不负责任政府的沮丧。这些动乱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充满活力的青年通过抗议举动发挥主导作用。

无论我们将这场全球社会抗议运动视作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或者 1968 年运动的继续，又或者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在埃及解放广场集会的抗议者们更像是全球公众对维护少数者利益却损害多数者利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世界体系的深度愤怒的集体表达。这些社会动荡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社会科学家在非洲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全球社会运动的爆发和快速扩散是对社会科学家的一种“提醒”。这里的社会科学家不是那些负责为政策制定者“快速到位”的专家，而是那些以建

^① Marcio Cruz, James Foster, Bryce Quillin and Philip Schellekens, *Ending Extreme Poverty and Sharing Prosperity: Progress and Policies*, The World Bank, 2015, p. 6. ——译者注

设更公正、公平的社会为伦理责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我们需要以动态的方法更好地了解当前危机的特点及其对贫困的影响。从经济形势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将当前的困难置于经济发展的长时段视野中来考察，以便将其特征与发达经济体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因金融市场在其管制（或解除管制）中的作用增加而经历的变化联系起来。若我们采用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数学实证主义方法，则需要通过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更具定性和哲学性的评判来支撑。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需要进行这种反思，这必须超越个人理性机构的限制，超越认为市场是完美的、自我平衡的、自我管制和均衡的这种有缺陷的假设。

从社会发展情况的角度看，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和不平等的状况仍在继续，且似乎已然产生大规模社会排斥的结果，其不可逆性是非常令人关切的，被排斥的个人和群体所承受的后果令人担忧。据《2016 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6）资料显示，世界上 1% 的人口占有全球财富的近半，全球 62 个最富有的人的财富相当于全球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总和。^①

在人类历史的当下阶段，确实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家在提出能够使人类在这个星球继续有尊严的和可持续的生活的原则前，理解我们当代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尽管积累至今的知识体系还存在诸多缺憾，尽管社会和机构组织形式的经验还存在不足，尽管思想的概念、种类与模型仍有局限，但足以使得今天的社会科学家能够应对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解释、提出且能促进危机解决的方案。的确，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的范围和后果是不可预知的，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考验我们维持、质疑、提出并想象文明新范式的能力。

这确实是布迪厄（Bourdieu）、波阿凡图拉·德·苏萨·桑多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沃勒斯坦（Wallerstein）、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e）、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苏莱曼·贝希尔·迪亚涅（Sulayman Bachir Diagne）等世界知名学者开始讨论的议题的方向。社会

^① “Challenging Inequalities: Pathways to a Just World”,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6*, p. 18, http://www.assau.org/IMG/pdf/world_social_science_report_2016.pdf.

科学工作者的相关讨论展示了他们致力于构建公正与和平的世界观，以及推动可持续、包容、和谐的人类文明理念的希望和决心。

A Multi – polar World in the Mak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Africa

[*Morocco*] *Fatima Harrak*

Abstract: With the relative declining of American pow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especially “BRICS countries” marked an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anks to its strong economic growth, has greatly enhance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rican own development, the multi – polar world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African economies are further integrated with the fast – growing emerging markets, the mining sector are becoming more attractive to foreign investments, African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re deepen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nefits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African countries also face challenges in agriculture, mining, industry,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integration,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well as management of foreign aid. Thus African countries need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t all levels. Social scientists, through thei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can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Africa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tackle challenges.

Key Words: Multi – polar World; African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tists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